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明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鳥易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垂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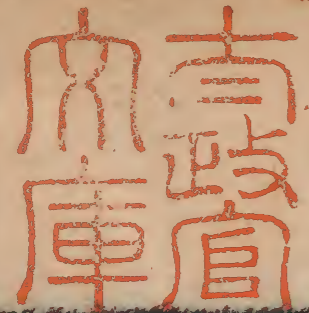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俗書本云求長長老曰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召招之絲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致也絲與內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召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者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說文志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當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子到反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二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巨手指物也他

皆類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領諸為證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呂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同一作圖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

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曰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曰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墮地為宮師古曰墮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師古曰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曰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

前漢五十三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曰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蔡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師古曰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遜與宏同猶言貪齋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都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都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呂廣其官聞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官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正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遣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

曰謂請問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于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斤之師古曰斤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曰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曰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咎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閭

侯遺曰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蒸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

古曰服瓚一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絳音于全反又音于劣反蓋今南方簡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目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

機又音幾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路巨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野貽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野音許于反貽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盜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

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徙不徙道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疆足曰距諫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僻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辭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理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於他家富家得為一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石和布矣推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禮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禮鬼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禮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禮音居衣反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諸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惟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其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呂勇

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救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慮音虛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音領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呂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召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己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欬歎也

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欬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邑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沛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字微也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聚民成雷師古曰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山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今車軸毀折而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潏垂涕貌音所姦反明

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音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拂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闕曰壅塞也闕猶止也音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也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草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草也葭葉裏白皮也音灼曰葭草裏之白皮也皆取喻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日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于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

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奇甫吉甫欲殺之伯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

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呂孝景前二

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衷小舉手左右笑其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

項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鮒音劬字或作鮒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呂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呂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罷其官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式何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師古曰諡法曰召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諡法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有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諡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幼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召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師古曰成慶荆刺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辛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召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之師古曰以鍼刺也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召鐵鉞鉞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召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召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召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身姑為鍾鑿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代椽也椽音竹角反代音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

為方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咎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鈔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諧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迂師古曰迂逆也昭不敢逆昭信意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教師古曰教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積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

時不再師古曰崔嵬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引以嵬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遂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椽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已為樂相彊劾繫倡闖入殿門如淳曰羸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巨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曰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出所連出其車寄於上最親師古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首奪師  
古曰音他活反稅其字  
從木稅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  
妒也媚首員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自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  
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亭曰出  
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  
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  
張騫也逮

諸證者師古曰  
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  
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  
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已宴安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已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蘇山也鳳鳴氏謂向也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蕭關而廣已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郎騎常侍以侍天子及日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將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已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才用反而行而忽遇敵也從音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音奏廣曰是必射鵬者也文類曰鵬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鵬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師古曰疾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曰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謂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鞬巨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今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鞬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帥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馬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自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

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巨銅作鐵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

俗或呼銅莫府省人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

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幕無常居止故以

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乎矣省少也音所

領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言步尺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已禁師古曰續漢書曰禁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引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脫邪視也音

五條斬首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已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史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處其罪也常到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編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類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出開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舉車之式也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賦振旅撫師已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口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聖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仁俾反呂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

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師古曰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使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且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而廣身自巨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與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之弩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一如也益治軍師古曰巡部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請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罷音鉅依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庸之人也巨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曰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師古曰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物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自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戲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髮臂如淳曰臂如後臂通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其善

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則通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咽口少言師古曰兩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呂飲專呂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未疏密將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呂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呂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呂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呂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去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結也曲也音胡悔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下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呂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音居宜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精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精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交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媽

戲媽少不遜師古曰媽音偃當戶擊媽媽走於是上曰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音早

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塚反當下

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自劔祈絕鬣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纏絡之而下也鬣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曰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且用反陵乃冒武臺師古曰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巾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南巨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巨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巨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巨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部者塞上險

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泥音仕角反

因騎置巨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博德具巨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巨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巨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音胡胡反令巨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獨獨音滿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下亦同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前漢五十四

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巾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南巨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巨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葦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脊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已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已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一頁武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已校尉隨陵軍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陔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襲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襲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片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已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師古曰蓄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樂也謂

地師古曰輟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服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也師古曰拳字與察同立曰夫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謂高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句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符

當已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謂將路博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且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利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祭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服虔曰趙信也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已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師古曰移中殿名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師古曰移中殿名呂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師古曰移中殿名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各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尉禮為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呂充士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没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呂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呂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死是為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訾曰臣贊曰胡即謀單于何呂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呂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

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

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呂出血武氣絕半

師古曰論

說今降也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當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日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已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及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

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已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抵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實之師古曰蘇說是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厚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所

蔡音磬又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穹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服虔曰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王扶輦下除道也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賜錢一百萬呂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者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已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效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露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全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也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音二說皆失之區讀曰騾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

言太守

曰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矣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凌罪師古曰曹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功單于如曹復何顧乎已師古曰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  
 今名已墮老母已死師古曰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師古曰刑自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雷匈奴凡十九歲始曰疆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實二十者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自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曰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師古曰盡曰施予昆弟故人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適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曰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師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者名宣帝之世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謹貌也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

雖小可已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

君命師古曰皆論諸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及死之日天下

大也諺曰桃李不言

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此言

命師古曰補其言

其子蘇志士二人

蘇小石曰命大然三

不自知

賦與不賦皆

贊曰李

圖曰也

又謝

丞相黃

丞相黃

丞相黃

十五

書二

至

大

又

然

五

五

五

五

五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家僮衛媼通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廣皆冒衛氏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曰為兄弟數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宮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師古曰

補其言

蘇小石

不自知

賦與不賦

贊曰李

圖曰也

又謝

丞相黃

丞相黃

丞相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家僮衛媼通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廣皆冒衛氏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曰為兄弟數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宮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類曰陳皇后試帝姑女也無子姪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儒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掌曾孫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寵城師古曰寵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已二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已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已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師古曰獫狁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獫狁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榆谿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谿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符離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

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獲醜

獲軍虛實師古曰獲軍虛實

試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  
獲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訊音信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朔方比朔也所  
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類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呂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將也裨音頡後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而將皆呂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仇又音工郎人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于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祿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  
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服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封說為  
龍頡侯師古曰頡字或作頡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郊侯臣贊曰茂陵中書云  
南郊侯此本字也師古曰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亦音音教反亦同字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  
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師古曰薛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上平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呂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曰紀作票鵠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音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

音胡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丞父也羅姑其名也此類也巨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中記云甯乘一賢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

**緜**師古曰喻與喻同緜古疾字也烏鞬山名也討遼漢師古曰遼古遼字也遼漢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

**重人眾攝龍者弗取**師古曰攝龍謂振動失志氣言取戰者誅服者則赦也龍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此水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塵音塵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糟文類曰塵音意音反師古曰塵字本從金塵聲轉寫訛耳塵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塵塵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上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備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日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曰軍行而轉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音上夷反捕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音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

乎鱗得鄭氏曰鱗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鱗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音胡王也師古曰音胡王也師古曰音胡王也師古曰音胡王也

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且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也落謂墜也由此去病日已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邊謂邊界也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已聞師古曰傳音張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呂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潔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騰疵音庇陰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非庇陰之庇音女華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鳥黎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帥同犇古奔字也呂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輿車旅之勞及此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呂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呂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曰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雷而不能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

也久雷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常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見單

而縱

而縱

而縱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羸種馬子堅力當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請曰飲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北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重

黃允重輦也堯時曰輦輦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輦同輦音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輦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齎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巨誅北車者音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音灼曰木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將軍會輿城不失期從至櫛余山師古曰櫛音其空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祁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剌王師古曰剌音之亮皆

音芳福反樓剌王師古曰剌音之亮皆

音芳福反樓剌王師古曰剌音之亮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社侯伊卽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枝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曰衰而去病曰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卽道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呂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菜類也米之善者重首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城闕鞠也度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符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卽上所云諡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齊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仇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國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鳳曰皇后師古曰

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如壽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山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更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疆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師古曰馮栩之縣也殺音下括反又音丁外反楊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獲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久一八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久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猶懼有闕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惟思也統緒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貌也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及古聞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言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箎，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及，日已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

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

鳥虜。師古曰：虜，讀曰呼。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中，古草字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祐。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惠澤洋溢，施虜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延，亦延也。音洋。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且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已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忘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谷錄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已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繇變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已孔子在空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

類此是已政日已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之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

有近助也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師古曰索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音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庚字繆與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參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中遇風則偃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徠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句也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君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君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君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君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君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君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君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君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說文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君正朝廷正朝廷正百官正百官正萬民正萬民君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神足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日教於國設庠序

日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日仁摩民日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聲謂砥礪之也

節民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音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日俶未嘗有日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讎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鏹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壞不能脩治也圻音一胡反鏹音莫干反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反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管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侑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鳥

序師古曰序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序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呂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前漢五十六

師古曰氣惡羣生寡遂黎民未洽師古曰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

氣也充滿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毋諱有司師古曰

曰言不當思良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師古曰天下為憂而未師古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師古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藏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師古曰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迺即天子之位師古曰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師古曰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師古曰曰閔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師古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師古曰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師古曰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

采玄黃之飾所師古曰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蓬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黨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首事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坐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遇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泯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曰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善猶妨也是曰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曰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曰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官曰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曰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凌字寢漸也虚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曰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數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及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臣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臣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由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臣和之經陰陽寒暑臣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臣厚之設誼立禮臣導之春者天之所臣生也

仁者君之所臣愛也夏者天之所臣長也德者君之所臣養也霜

者天之所臣殺也刑者君之所臣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臣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臣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臣化民民臣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臣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臣萬千數臣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臣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臣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臣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

循順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曰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曰晡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顯與暗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堯從唐侯升天子之位

舜興唐深山孟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

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呂桀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桀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桀當用

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同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乎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呂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胡反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師古曰傳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師古曰斃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情謂轉蹇

俗語謂縮腦為朘師古曰說是也音直微音子六反浸已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

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職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兒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師古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音才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徒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

卦六二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已上亡

已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已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已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已矣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已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

對大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惠名也吾欲伐魯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魯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已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已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頃曰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已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已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直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已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師古曰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

公卿仲舒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適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呂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

曰校音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呂壽終於家家徙茂

陵子及孫皆呂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極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撥采拾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呂加師古曰伊伊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至向子歆呂為伊呂

適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

與焉師古曰與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呂歆之言為然

翼驚驚于也百指之言然

又奉我夏師古曰夏千夏也而曰我夏非及也臣不取也矣至向曾新

大業今為學皆往也師古曰其謂首然其禍文備氣迫漸未

與語師古曰中其豐萬承秦滅學之於六縣猶不計發實心

西聖人之難師古曰王昔不野限不與姑隨賦及下子曰意天與余

國自昔之故不以此師古曰至向千指百為也

登曰隆向爾董中皆王公之林觀也呂守百也師古曰樂長之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呂劭更相

如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呂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訾讀與貴同貴財也呂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

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日往朝相如相如

及古蜀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言其家富亞王孫也師古曰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師古曰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自娛師古曰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

重而曰琴心挑之師古曰挑動之也挑音徒師古曰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

從昆弟假資猶足為生師古曰資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

自著犢鼻褌師古曰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曰

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

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

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

分與文君師古曰已止也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

侍上上讀子虛賦

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

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呂書札音壯點反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

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曰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墮墮之此者因曰風諫師古曰諷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讀曰悅

田罷子虛過蛇烏有先生師古曰蛇誇証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說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曰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任南郡華容縣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及字或作晉其音同耳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罔獲車也即今轎中罔也耳彌竟也

掩菟麟鹿射麋格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委格字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鷩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鷩謂亂馳也搗搗也鷩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呂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觀也又烏足呂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嶧郭璞曰詰屈嶧起也峩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巖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參結而峻絕罷池陂

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續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其音灼曰文意假借協施之韻也師古曰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山之大所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

碧金銀張揖曰丹沙也青靨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雌黃白附錫也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眾色炫燿照爛龍鱗師古曰言赤色相耀若龍鱗其石則赤

玉玫瑰琳琅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琅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丘曰昆吾之

璣音回又音瓌璣音林城功玄厲張揖曰城功石之次玉者也玄厲石今南方之出火珠也改音枚

石白者如水半行赤色武夫赤地白采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蕙龍白黑不分郭璞曰儒音而充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無正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即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張揖曰江

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正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穹窮昌蒲江離蘼蕪

蘼蕪蘼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即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萍而葉對曰蘼蕪一名江

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

識之者然非藥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專莖葉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

蕪也藥對誤耳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靡

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緣曰大江限曰巫山張揖曰巫山在

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其高燥則生葳師古曰葳

析苞荔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藍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荔即今

所用作靡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歲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首隸蘇音皮長反葳莎

青蘋張揖曰薜蘋蒿也莎蒲候也青蘋似莎而大其埤溼則生藏蓀兼葭郭璞曰

中牛馬芻蕘也似蕘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東籜雕胡張揖曰東籜實可食雕胡菰米也

埤音婢謂下地也葭音郎兼葭音兼葭菰音菰蓮藕瓠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瓠盧

子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猶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

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張揖曰蛟狀魚

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黃蠟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

是蛟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此

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

音步田反即今黃檀木也柟音南今所謂楠木桂椒木蘭槩離朱楊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

藥黃槩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檀梨棗橘柏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檀

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音劍加文棗音棗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葦及芬芳音劍加文棗音棗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雀鸞鸞鳥也射干似瓜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玄豹曼蛇猖狂郭璞曰曼蛇大獸似狸而大狂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音萬蛇音延狂音岸師古曰曼又音弋戰反猖音丑于反狂合韻音五安

於是乎迺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音勇士故擊曰為類剽與專同楚王

迺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乘雕王之輿師古曰

輿而雕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乘雕王之輿師古曰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日月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千將之雄戟張揖曰千將韓王劔師也雄

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鳥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

號應張二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頰弱其矢

之步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彈節也案節未舒即

虛印登量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

輒野馬聽駒除張揖曰輒野馬聽駒除有獸狀如馬名駒除郭璞曰聽車軸頭

儵帥倩冽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見反冽音練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

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毗師古曰毗即決獸之目毗言射審也毗即昔字洞曾達披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體中心絕系也師

於是楚王迺彈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彈猶低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傲亂受

誦蘇林曰誦音倦執之執誦音鞠強之鞠郭璞曰誦誦折也執疲極誦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誦

殫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

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

雜織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縠如霧垂曰為縠也師古曰縠

橈谿谷張揖曰橈猶簡也縠也縠縠也縠縠也其縠中文字理縠縠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

或縠縠委屈如谿谷也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也戍削也或舉或曳

音霏也音弋示反戍讀如本字蜚縠垂鬢張揖曰縠離也鬢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扶輿倚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音垂也音古飛字也前美五十七上

荷音於綺及今人猶呼  
相撫掩容養為狗靡  
**翁呶萃蔡**  
張揖曰翁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  
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于賄反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膏也  
也上拂羽蓋謂飛翮也  
**錯翡翠之歲**  
師古曰錯雜也  
歲疑羽飾貌  
**繆繞玉綬**  
張

曰楚王車之綬呂玉飾之也郭璞曰綬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呂玉飾綬亦  
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綬即今之所謂采纓垂纓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慕纒音廉  
**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  
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狩師  
古曰獠音力笑反  
**嬖嫫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  
也金隄言水之堤塘堅如金也嬖音

盤嫫音先安反率音  
先忽反隄音丁兮反  
**揜翡翠射駿驥**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駿驥驥鳥也似  
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  
實非也駿音峻驥音儀

**微矰出織繳施**  
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曰繳係  
矰仰射高鳥謂之矰矰音增繳音灼

**雙鶴下玄鶴加**  
師古曰鶴鳴  
也今關西呼

**鳴連鴛鴦**  
師古曰鴛水鳥也其鳴聲鴛鴦云鴛鴦野鳥  
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鴛音胡沃反鴛音加

**浮文鷁**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首淮南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  
也師古曰鷁音五歷反

**揚旌棹**  
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  
也師古曰棹音五歷反

**罔毒冒鈞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  
曰貝水牛介蟲古曰為貨也

**擬金鼓**  
師古曰擬  
也金鼓

**吹鳴籟**  
張揖曰籟籟也  
籟音窻

**榜人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榜又方孟反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鼈躍濤濤浪作  
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

**涌泉起奔揚會**  
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蹇蹇**  
師古曰蹇蹇六面  
擊之所曰蹇蹇也

**車案行騎**  
於

**就隊**  
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  
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

**繩乎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  
古曰繩音履般音盤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  
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伏儼曰勻藥已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勻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勻藥已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

**將割輪焯自己為娛**  
師古曰焯字與燂同焯音于內反焯亦盪染之義耳言樂  
割其肉盪車輪而食之此蓋曰饗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  
師古曰殆近也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  
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呂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

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呂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愆故云輕也累音力端反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關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土築宮

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關師古曰觀音工喚反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音蟹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偄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鯁也師古曰蒂音丑介反若迺傲儻瑰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傲儻猶非常也傲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碎師古曰碎與萃同萃集也

何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至耳是呂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何

爲無已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已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

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已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

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出師古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已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已揚名發譽而適足已專君自損也師古曰專古貶字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雅曰西至于爾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終始

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紫淵經其北在縣西北於長安為在北也

霸產出人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鄠鎬潦瀉紆餘委蛇經營其內

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牙音牽又音口見反鄠鎬潦瀉紆餘委蛇經營其內

曰潦流也瀉瀉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澗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瀉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呂下至瀉除潦瀉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呂下為數凡七川瀉

音決瀉水瀉出聲也除潦瀉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澗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鎬潦瀉

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瀉音是也地理志鄠縣有瀉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瀉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瀉水從皇子陵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瀉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更相錯涉也師古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

曰來音盧代反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林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彌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

也隘音於懈反隘音狹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與

音畢必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與漚漚沆漑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也必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橫流

逆折轉騰激冽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激冽相激也師古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漚漚沆漑郭璞曰漚漚音筆擲師古曰漚漚音筆擲

安翔徐徊

郭璞曰言

運轉也

高乎瀉瀉

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高音胡角反瀉音竊

所謂震

行溢波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

於是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蛟龍也如淳曰蛟山神也

獸形師古曰許慎云

別是一物既非山神

蛟龍赤螭

蛟龍赤螭

曰鮪鱧出羣山穴中

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

得鮪容鮪鮪

如淳曰鮪音曠鮪音乾鮪

為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鮪音

鄧反鮪音莫鄧反

鮪容鮪鮪

鮪容鮪鮪

古曰鮪如音是也鮪鮪鮪鮪

鮪鮪鮪鮪

鮪鮪鮪鮪

鮪鮪鮪鮪

魚也似鮪有四足

如嬰兒師古曰鮪音

鮪鮪鮪鮪

鮪鮪鮪鮪

振鱗奮翼

師古曰捷舉也鱗魚背上鱗也

潛處乎深巖

郭璞曰隱

萬物眾夥

師古曰謹謹也夥多也

明月珠子的樂

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

邊也師古曰樂音歷的

樂音歷的

樂音歷的

樂音歷的

其中鳴鵠鳴鴝鴛屬玉

張揖曰鳴大鳥也郭璞曰鵠鳴鴝鴛屬玉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冕而脚高有毛冠碎火

古鴻字鵠即今俗呼為獨豹者也

鵠音獨

鵠音獨

鵠音獨

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

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鷺庸渠

郭璞曰煩鷺庸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

箴疵鵠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也鵠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盧鵠也箴音針

羣浮乎其上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

波搖蕩奄薄水渚

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薄猶集

啞喋菁藻咀嚼

啞喋菁藻咀嚼

菱藕

張揖曰菱菱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啞喋

於是乎崇山矗矗

師古曰矗矗

從崔巍

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從音總

深林巨木

師古曰深林巨木

九峻

師古曰九峻山今在醴泉縣界

峻嶒

峻嶒

巖地

巖地

巖地

巖地

嶺崎

嶺崎

嶺崎

嶺崎

振溪

音振音倚音作罪反

振溪

振溪

通谷

音通音倚音作罪反

通谷

通谷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嶮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嶮鬱壘堆壘不平貌嶮音洛盡反

師古曰嶮音律施音之爾反施靡音連延也

陂池獬豸

獬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

允溶淫鬻

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澳夷陸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揜曰綠

蕙

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蕙草也

被曰江離

師古曰江離音巨列反芝音乞

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縷相結故名結

因曰攢戾莎

師古曰攢聚也戾莎音涉

揭車衡蘭

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芝音乞

射干

師古曰射干音干射音干舍反

芘蔓襄荷

如淳曰芘蔓上齊也師古曰蔓之息生

生筍可曰為筍又治蠱

歲持若蓀

如淳曰歲音緘張揖曰歲持闕若蓀也蓀音草也師古

蔓而為櫻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櫻非也後人妄

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音支即今支子

改耳其下適言昔甘橙榛此無橙也歲音之林反蓀音蓀

蔣茅青蘋

張揖曰蔣茅音三稜也郭璞曰茅

澤延曼太原

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風披靡吐芳揚烈

師古曰烈音烈也

郁郁菲菲眾香發越

郭璞曰射

響布寫晻夢必弗

師古曰斤響盛作也寫吐也晻夢必弗皆芳香意也斤音許乙反響音

於是乎周覽汜觀

師古曰汜音汎也觀音觀也

芒倪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師古曰涯

虜西陂

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

師古曰言其土地

其獸則庸旄獬犛沈牛麀麋

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

園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鬣毛其首如喙狗食人師古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騏驎

張揖曰騏驎音騏驎也騏驎音騏驎也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音彌也

高廊四注

師古曰注音注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音廊也重坐謂

華榱璧璫

師古曰榱音榱也璫音璫也

華榱璧璫

師古曰榱音榱也璫音璫也

華榱璧璫

師古曰榱音榱也璫音璫也

華榱璧璫

師古曰榱音榱也璫音璫也



璧璫呂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瓊題玉題者也一曰呂玉師瓦之當也筆道謂  
閣道可曰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纏迤相連屬也纏音力爾友屬音之欲反 步欄周流長

途中宿 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  
塗長遠離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象臺增成 師

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峻象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 巖突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  
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巖音于公反 巖突洞房 若巖突然替通臺上 兆

杳眇而無見仰杪撩而捫天 師古曰杪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杪古攀字也撩也  
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

其椽可曰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  
搯音老捫音門 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

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  
靈園燕於閒館 張揖曰靈園眾仙號 靈園燕於閒館

婉憚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端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蚴蟉  
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倕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倕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體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體泉瑞水味甘如體言於室  
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磐石振崖 孟

曰振砢致也崖廉也呂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 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狀貌師古曰  
振砢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欽音口街反倚音於綺反 嗟峨

嶰嶰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崢音濟爭反嶰音戶拜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  
也嶰音昨蓋反嶰音五孟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嶰

音捷嶰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碧琳生水底石邊大者  
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準 珉玉旁唐玢函文

音業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  
也唐字本作瑒言珉玉及石並玢函也玢音彼曼反函又音彼閑反 赤瑕駁孽雜雨其

閒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  
崖石中駁聲采點也聲音洛丹反 鼉采琬琰和氏出焉 晉灼曰鼉采闕師古曰鼉

且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  
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

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  
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

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 枇杷然柿亭奈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解樹長菓子若杏然然  
橙即柚也音丈耕反 枇杷然柿亭奈厚朴 香草也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然

友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曰香草也然郭說得之朴  
木皮也此藥曰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然音煙朴音匹角反 楊棗楊梅 張揖曰楊梅

而有核其味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  
酢出江南也 櫻桃蒲陶 合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 隱夫奠棗 師古曰隱夫木

李也標今之山櫻桃也 荅還離支 張揖曰荅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剝去  
音於六反棟音徒計反 皮胤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還音音離音力智

及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 師古曰馳音延也曰次 揚翠葉抗

紫葢 師古曰抗  
搖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沙棠檮櫛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名又非采木之棠蓋水蓂也葉辛初生可食 華楓檉櫛 師古曰華即今之度貼子者也楓樹

傑音歷儲音諸於音零采音菜柔音食諸反 華楓檉櫛 脂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檉音云一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  
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尊  
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  
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其在文紀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文類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  
也四校者關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  
師古曰縱放也簿音步戶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蘇林曰陸獵者圍陳應禽獸也張  
望樓也因山谷避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曰遮禽

登泰山而望德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也陸音法  
雷古雷字  
也殷音隱  
先後陸離離放列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  
所追逐也追合韻音竹逐反  
淫淫齋齋緣陵流

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  
生獵豹搏豺狼郭璞曰獵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獵豹  
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羆羊張揖曰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羆羊羆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  
日羆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羆羊矣手言擊殺之足謂楚蹄而獲之

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所羽也張揖曰鶡似雉  
師古曰被謂衣者之也文  
亦獵豹之皮也音皮義反  
跨林馬師古曰  
師古曰被謂衣者之也文  
亦獵豹之皮也音皮義反

歷之坻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水  
師古曰厲水

弄解薦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薦似鹿而一角人古刑罰得中則生於朝  
廷主觸不順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推擊之

惟失其義矣解音  
蟹馬音丈介反  
格蝦蛤鋌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  
音遐蛤音  
閻鋌音蟬  
絹裏裏射封豕張揖曰裏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  
大豬也要裏音窈窕師古曰絹謂羅繫之也音工大夫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  
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  
周旋也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

曰睨表視也部曲解在  
李廣傳睨音五計反  
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  
短驅也  
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  
流離輕

禽蹇履狡獸師古曰流離  
困苦之也  
轉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  
跳故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張

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  
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  
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師古曰張說甫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與

所極  
覆也  
響蕃弱滿白羽文穎曰響聲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名引弓盡箭鏑滿白羽  
射游

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  
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  
如所志者也  
弦矢分執殪什文穎曰所射準的為  
藪一發矢為殪郭璞

曰什斃也殪音翳什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藪  
也藪謂射的即今之塚上聚也藪讀與藪同字亦作藪音魚列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

郭璞曰言  
騰遊也  
陵驚風歷駭歘師古曰歘謂疾風從  
下而上也音必遙反

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虛廓  
與元通靈言其所

元行天

元行天

元行天

元行天

元行天

元行天

元行天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蘭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道孔鸞促駿驥

也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指鳳凰師古曰指音山交反捷鷓鴣

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適有人統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徜徉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

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歷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踰歷經也歷音距月反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

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鷓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也濯音濯也鷓即鷓首之舟也濯音直季反登龍臺

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聞轢郭璞曰徒步也聞踐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女辰反騎之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與其窮極倦欲驚憚龍言伏郭璞曰窮極倦也師古曰言交橫

不被劍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填阮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戲憚怠置酒乎顛天

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千皓天也師古曰顛音胡考反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白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呂縣鐘也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呂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呂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川反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悶筋骨縮粟不達故作為舞呂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二歷言黃帝顓頊帝嚳迺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誇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聽葛天

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千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千遮曲名也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顛音則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鏗鎗闐鞀洞心

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音也洞徹也駭驚也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聲也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陰淫

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瀨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

鄢郢續紛激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續紛舞貌也郭璞曰激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

鞮郭說是也

所曰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色於後

郭璞曰言麗靡爛漫於前也師古曰麗靡爛漫於前也

也絕殊離俗

郭璞曰世無雙也

妖冶閑都靚莊刻節便嬛羶約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節畫眉也

便嬛輕麗也羶約婉約也嬛音翳觀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羶音羶

柔橈嫵嫵媚嬌弱

郭璞曰嫵嫵媚嬌弱也

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媛音於圓反嫵音武熾即纖字耳

曳獨繭之褸褌眇閻易曰恤削

張揖曰褸褌褌也褌褌也褌褌也

爾一繭絲也閻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師古曰褸音褸褌音曳易弋示反

便嫵嫵眉與世殊服

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

步千反嫵音先

芬芳漚鬱酷烈淑郁

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音一候反

皓齒粲爛宜笑的

樂師曰鮮也貌也

長眉連娟微睇綿藐

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綿藐視遠貌藐音邈

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媚音一全反睇音大

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

於是酒中樂酣

樂酣奏樂洽也

天子茫然而思

師古曰茫然猶罔然也音莫郎反

似若有亡曰嗟乎

中音竹仲反

此大奢侈朕已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

順天道已殺

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

時休息已於此

郭璞曰謂苑圃中也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已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已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已贍氓隸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

碩人之詩曰稅于農郊也

墾墾填漸

師古曰墾墾也音徒回反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發罷之也

發倉廩已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今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已齊戒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軌曰和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

覽觀春秋之林

加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為射節也

弋玄鶴舞干戚

也戴雲罕拚羣雅

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悲伐檀

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 **樂樂胥** 鄭氏曰詩云于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

貪鄙也 **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 師古曰此言上皆取經典 **述易道** 郭璞曰修潔

反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師古曰說讀曰 **焯然興道而遷義** 師古曰焯然猶歛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焯音許貴反 **刑錯而不用德隆**

悅鄉讀曰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杙士卒之精**

師古曰罷讀曰疲 **國家之政貪雉免之獲** 師古曰絲讀與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園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堪辟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辟 **夫百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起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

被音史義反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已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

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犍中皆西南夷也犍音補北反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日移師東指闐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曰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犍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百奉幣衛使者不然張蒼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師古曰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孟康曰漢如覆米與縣著拜舉頭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各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百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少而不辭也師古曰埜也

與整同古野字也中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百為使也曉諭百姓百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百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百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百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又馳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念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說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百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



邛笮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爲成都縣笮者今爲定笮縣師古曰笮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再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爲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管灼曰南夷謂犍爲牂柯也西夷謂越嶲牂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曰爲然乃

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巨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巨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曰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上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

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

爲徼張揖曰徼謂巨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

山道置雷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曰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曰爲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

曰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詣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不靡反因朝冉從駹定笮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軌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干

到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論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曰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

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

此亦使者之累也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師古曰已詔終之辭也

者不曰德來強者不曰力并意者殆不可乎

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吞之曰其險遠理不可也

今割齊民曰附夷狄弊所恃曰事無用

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鄙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

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

師古曰觀見也音構

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

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

師古曰常人見之曰為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眾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洪原

師古曰堙塞也水木曰原堙音因

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曰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是濫反

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胼

膚不生毛

張揖曰躬體也臧濬理也孟康曰胼駢胝也言禹勤駢胝無有毛也師古曰胼音步易反駢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

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牒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齒拘文牽俗

師古曰握齒局壓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齒音初角反

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

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

必將崇論宏議

師古曰宏深也音宏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謂地也

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雅北山之詩也

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

曰浸淫猶漸漬也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

師古曰倫類也

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得

也索音力追切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何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反之夫也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

故北出師曰討強胡南馳使曰誚勁越師古曰誚責四面風德師古曰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願得受號首曰億計師古曰

號也一日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洙若張揖曰洙微梓柯鏐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鏐謂疏

遠安長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省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省爽未

已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

安也康樂也麗音土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已哉師古曰惡讀與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喪其所懷來失厥所已進師古曰初有所懷

也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敬罔失志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間嘗從上至長

前漢五十七下





踏巨腹路兮

張揖曰糾麥相引也。可引鼻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着道也。師古曰。叫鼻高寒之貌。麥音力糾反。鼻音五到反。踏音各。腹音屆。

葭蒙踊

躍騰而狂趨

張揖曰葭蒙飛揚也。踊騰跳也。騰也。趨也。趨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趨音趨。

葭蒙踊

然霧除霍然雲消

張揖曰。在風飛相及也。神氣走相追也。師古曰。葭音利。輿音立。蕩音諱。歛音翁。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今與真人乎相求

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

互折

窈窕巨右轉兮橫厲飛泉巨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悉徵靈園而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

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

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

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也。

左玄冥而

右黔雷兮

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風也。天上造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商音呂出反。

前長離而後裔皇

厥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

應劭曰。厥在禮樂志。商音呂出反。師古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高也。尚方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

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也。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氣惡也。屯。余車也。萬。乘也。絳。雲蓋也。樹。華旗也。師古曰。絳。合也。五。采雲也。使。句。芒。其

也。師古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娛。音。許。其。反。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輻巨方馳

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還。重。累也。膠。輻。猶。交。加也。湛。音。徒。感。反。

騷擾衝從其相紛拏兮滂溥決軋麗巨林離

張揖曰。衝。從。相。入。貌。滂。溥。溥。衆。盛。貌。決。軋。不。前。也。

麗靡也林離慘麗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從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溥音普備反決音易朗反軋音於點反慘音所林反麗音所宜反攢羅列聚叢巨

龍茸兮衍曼流爛疼巨陸離

張揖曰。龍。龍。衆。貌。一曰。龍。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疼。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囂巖

反。音。音。弋。扇。反。疼。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囂。巖。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洞。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囂。音。浴。賄。反。巖。音。一。迴。反。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

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虔。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河。也。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

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絕。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水。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奄息蔥

奄。息。蔥。前。漢。五。十。一。卷。

極汜濫水娛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儀作琴

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曰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

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呂玉為盤

直徑馳乎三

張揖曰崑崙在崑崙

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相近

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張揖曰闥風山在崑崙

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閭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閭風山在崑崙

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徊陰山翔巨紆曲兮吾乃今日觀西王母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三足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

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已喜

師古曰昔之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

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

靈者日始微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

咀嚙芝英兮噉瓊華張揖曰芝草

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奎

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瀆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機又音祈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也鴻溶疎踊也師古曰傑音角

貫列缺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

豐隆之滂淖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聘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師古曰舒緩也

屯騎於玄闕兮

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

軼先驅於寒門

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

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悅而亡聞

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悅耳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獨存

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使所忠往也師古曰使者姓名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雷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音訓天也顯言氣類汗也音言歷

選列辟巨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音辟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文穎曰

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逝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逝者之風聲率邇也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巨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巨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邾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邾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難後嗣衰微政教積替備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

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繼

是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一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瀾曼羨師古曰逢讀曰漢言如漢火之升原泉之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七閭虛故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

入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廷合韻首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七閭虛故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





章至尊

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太山也師古曰章明也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日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

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

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呂封禪全其終也

而后因雜繒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

末光絕炎日展采錯事

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日

弋瞻反錯音于故反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將襲舊六為七聽之無窮

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聽布也音丑居反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師古曰蜚古飛字

聖之所目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師古曰稱首尺字反

宣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

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

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孟康曰詩所曰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

時雨厥壤可游

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曰游泳也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

也滲音山禁反鹿音鹿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

師古曰汜音也布護言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殷殷之獸樂我君圍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

師古曰謂縹緲也股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喜音許記反

收收穆穆君子之態

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收音曼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

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

茲爾於舜虞氏呂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

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鹿濯濯

馳我君與帝用享祉

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

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

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衆庶也

於傳載之云受命

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曰符瑞章明其德

所乘

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曰御天也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曰封巒文類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曰諭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專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舜幾玉衡思已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

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曰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已者謂卑少之人曰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溢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揚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骭胝無皮膚不生毛張

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

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

呂湊字作儼字耳合為湊



其宜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篇也篇篇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巨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未足巨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累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通下諸本有聲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呂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師古曰愚不足也愚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殿前外更各錄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已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已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以任也書奏天子曰册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賢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操謂矯而正之也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到反惡音故反基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師古曰苦音故反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呂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飾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際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呂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呂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臣為忠不知臣者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囑也善囑也常稱呂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呂為罷弊中國呂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呂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呂鈞名

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師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後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相公呂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二曰比近也音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呂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曰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呂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益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呂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呂顯重而文德呂行褒其呂高成之平津鄉戶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呂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呂鈞名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弘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師古曰襄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弘延賢人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友也仰音午向反奉祿皆弘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引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以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弘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弘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

者所弘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知疑則問之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弘自治知所弘自治然後知所弘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弘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弘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弘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怠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口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口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以下亦有上字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通言相躡也屈音丘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呂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呂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呂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呂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呂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盡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眾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呂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雷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呂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勿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貧之師古曰貧音上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呂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呂聞上呂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呂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呂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問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錄

四百人蘇林曰外錄謂成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盡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錄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馭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中躋而牧羊師古曰躋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躋字本作躋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拜朴質也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琴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呂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改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呂德報怨呂直師古曰論

呂直報怨呂德呂直報怨呂德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贊曰言未有奮厲於正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

激也繇讀與由同山從也直道謂報怨呂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齊相雅行躬耕臣贊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也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

者往日也與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呂

兒寬代之式呂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諸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食也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亭炊也養良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贊說也寬為人温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師古曰署表也除為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解牛羊還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御矣師古曰御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師古曰掾史莫知所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師古曰掾史莫知所為

湯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寬師古曰寬上曰吾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學謂古法義決疑獄也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師古曰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古

師古曰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曰

流澆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澆灌耳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瀾內則輔渠蠶軼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師古曰為用水之曰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曰故租多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師古曰繩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課

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師古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楫羣元

張揖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楫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呂為封禪告成合袞於天地神祇李奇曰袞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曰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呂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呂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開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雍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呂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社闔門呂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呂候景至冬至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闔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下粲然師古曰粲滿也粲然明貌充象日昭

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不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呂報德化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呂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呂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上九歲呂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巨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皆巨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引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引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

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及始巨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巳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常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巨儒術進劉向王褒巨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馬川屯圖印  
氏開函甫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

還鼠盜

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師古曰

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

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

呂湯為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呂

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

武安侯為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呂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師古曰田蚡

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師古曰田蚡

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呂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及古則

漢書

漢書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呂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上諸本作上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己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已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曰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者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曰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詆也音丁禮反其下

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曰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曰湯雖文深意忌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言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何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排事皆令利入官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呂輔法師古曰輔助也呂巧詆助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凡也於是痛繩呂學自公卿已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令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詔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言帝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公自陛下興兵擊匈

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曰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聞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曰打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聳師古曰震動也聳失失氣也聳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

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曰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日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曰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曰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曰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曰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于其事也丞相謝

於園陵曰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曰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曰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各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曰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曰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

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曰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應劭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曰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廼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曰塞責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曰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曰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曰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六將軍霍光秉政曰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曰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曰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曰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曰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朝廷尊榮天下

鄉風師古曰鄉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師古曰盛示天下顯明功臣師古曰顯呂填師古曰填藩國音竹刃反毋空大位師古曰空呂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呂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

孝武皇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呂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呂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呂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呂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呂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呂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常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呂問左右乃赦敬呂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也職

典樞機呂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呂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呂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呂過失師古曰問已存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呂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勿說今作

白詔本傳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呂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呂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呂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大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巨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呂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呂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紀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曰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呂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  
 張氏無名錢百萬數文類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呂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七綈師古曰七黑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言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

者即言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蘭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言輔天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師古曰在魏郡租八歲于金

延壽自以身無力德何若師古曰延壽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也師古曰彭祖天子曰為有讓西從封平原并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亮師古曰彭祖天子曰為有讓西從封平原并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師古曰其湯有罪師古曰其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其後湯立功西域世

言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禹也言曰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曰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皆非也皆非也皆非也

則元帝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曰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曰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曰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祚師古曰祚與作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已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巨過放師古曰巨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辯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巨縣官事怨樂

府游徵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徵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跪叩頭謝放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乖也音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巨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已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壘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于

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呂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百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西川中鳳樓氏關記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太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房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呂奏事謂天子之意也與滅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驛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曰循因也順也專呂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

曰舉之廷尉言幼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音一也言郡吏太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曰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大氏盡詆曰不道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遂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曰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文雜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呂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呂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呂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古曰此說非也外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呂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其素行好與任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呂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呂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呂此為重事也光呂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呂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呂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呂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雍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卽位褒賞大臣延年呂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古師

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宗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道更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古師

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曰璽書讓延

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

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

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已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與輪倚鹿較伏熊軾

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已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贊曰征蒲類海故曰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

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

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

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目無見也偏盲者愚一日也今俗通言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

師古曰姓字子夏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曰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大夫也欽惡曰疾見詆

適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纒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呂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呂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呂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贊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

音了反窈音徒了反所呂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呂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

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

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究也書云或四三年

言好色之甚也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師古曰失讀曰男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呂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呂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

師古曰閒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呂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

致損敗故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

服也臣贊曰小卞之詩八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師古曰

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呂為故事

師古曰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

師古曰

無有欽復重言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

近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

師古曰忽忘也

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夫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南爾也音之欲反

呂佩玉晏鳴關雖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后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嘗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故

詠淑女幾呂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與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于忽反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

忽不可已李奇曰遼難也師古曰遼與孟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已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已奉大對師古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也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已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局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何呂言之日呂

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呂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呂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呂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輦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呂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呂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呂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呂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

至重誠不可呂佚豫為不可呂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呂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呂師古曰呂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呂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呂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呂廣施非義無呂正身克已就

義怒已及人

師古曰怒仁也言已仁愛為心內省也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泣官不敬

師古曰泣臨也

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孔子曰視其所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

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開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也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寒河隄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及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日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也心不介然有聞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文類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曰紛紛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如適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音居竟友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紆友復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於上也分音扶問及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已待將軍非將軍所已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但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為對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也而與今說詩者不同節晉諸人雖曰洗學未得專非杜氏追登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音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訓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為坐言事也如是寒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也諫一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自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已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

兄緩前免太常已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已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也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師古曰報音五懈反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五懈反眦音什懈反睚眦目貌也剛義並通他皆類此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各隆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已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廢也皆但已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昔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也音子諸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曰熏轅天下師古曰重言熏灼之也音子諸反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自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已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雙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蔡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氏

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手探熱湯也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已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已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南唐書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舉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首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非教化所由故云見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并齊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頭戲同音許宜友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汲古閣

